

◎教育之道

线上教学应进入学生生活空间

林升栋 李芳

新冠疫情的流行使在线教学成为新常态。在线上教学中,互联网不再只是辅助手段,而是从前提和基础层面对教学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学校已恢复线下教学,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同时共存已

成常态。基于疫情期间的实践反思线上教学的得与失,对于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意义重大。

在线上教学中,教师时常面对网络会议室内沉默的学生头像。每个头像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

体,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线下授课教师和学生同处一个教室,所有的学生都在同一个物理空间,而线上教学中我们的头像虽处于同一个虚拟会议室,身体却分属

不同的物理空间。在线下教学中,学校的物理空间被认为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学校通过对物理空间的创设和利用,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和进步。线上教学要取得好的效果,也应该进入学生的生活空间。

1 学生的生活空间对学习影响甚大

在传统线下教学模式中,学生最主要的学习空间在学校。学校教

2 线上教学并非复制线下教学

相较于传统线下教学情境,在线教学中的关系连接有所弱化,并存在淡漠化趋势。由于技术的天然屏障,师生双方对关系连接的期待感都降低了,教学过程中的现实互动也表现出组织化互动强制性减弱,身体不在同一空间而失去共同生活话题、深度连接受限三大问题。单向度教学得

3 线上教学应注意与学生进行互动

当教学活动嵌入私人生活空间,其间的互动和关系也会因为线上教学的嵌入而变得更加频繁和紧密。虽然线上教学空间中的关系有着淡漠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空间中的关系发展于教学活动无益。学习的过程会深受学生所处的社会、情感和生理情境的影响。教学参与者常常无法避免私人空间中正常进行的活动,再加上身体被

育建立起一套统一、标准的体系,所有学生进入学校之后,享有同样的物理空间和教学资源,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内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

学生的生活空间是其家庭及社区空间,也是一个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学习空间。每个学生的家庭及社区空间都是独特的,也是千差万别的。孟母三迁,可见生活空间对人的影响。

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会进

到深化,教育的工具理性向度被无限强化,背离了培养完整的、全面的、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本质。单向度教学遵循着经济效率至上的科学主义范式,在程序上遵循着“预设教学目标—教学选择与组织学习活动—评价学习结果”这一线性逻辑展开。当与规训密切绑定的教学活动转移至线上,线下空间变得不可见时,借助时空技术所实施的规训权力却并未发生消解。穿衣自由、随意走动、随时随地玩游戏……学生们的确因为脱离物理空间的规训而感到自由,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止境焦虑。“网课一点没上,作业一点没动,玩游戏也玩不安心”,诸如此类边玩边焦虑的学生状态并不少见。媒介平台的技术规则持续巩固着传统秩序。

约束在单一空间之中无法逃离,学习状态极易受到影响。

学校和教师都会希望家长承担起支持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将约束和管制的权力与责任转移至家长,在给家长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固化了既有的规训教育思维。家长自身应该意识到,成绩并不是衡量学生价值的唯一指标,在按照教师指示对孩子的学习行动进行约束之余,也应主动去触动和活化学生已有的经验,包括在私人空间活动中形成的知识体验和生命体验。家长可将家庭和社区作为学习的资源,以学生的亲身经历、家人故事、家庭关系和社区议题等私人空间活动中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互动中启迪孩子从经验出发进行深度思考,激发其情、创造力与成就感。例如,新冠

家访,在家访过程中了解学生的家庭结构、成员组成、经济情况、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家长职业、文化素养、教育态度、教育能力等情况。有责任心的教师会将学生在学校里的表现与其家庭环境联系起来,从而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因材施教,尽力做好家校共育,而不是简单地采用统一标准来要求所有学生。

在线上教学中,教师通常只关心如何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

教师作为主讲人拥有随时开启麦克风风和摄像头的权力,他们可以将不符合起名规范的学生踢出直播间,也可以在讲授的任何一个时刻要求学生截图证明自己正在认真听课。在这种情形下,技术为传统规训的运作保驾护航,学生们则面临着来自教师和操作技术的双重压力与焦虑。除此之外,原本退居二线的家长群体因线上教学嵌入私人空间的特性,不得不充当起支持者和监视者的角色。

人们对于线上教学这一模式的焦虑,来源依然是无形中对身体不在场的恐惧和担忧以及对面对面这一理想交流情境的坚持。于是,线上教学,无论是从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从媒介技术的改进,都是试图接近一

疫情背景下生活的各方面都在发生着变动,家长可结合这一背景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在交流互动中引导孩子将疫情中的个体记忆与更宏大的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相连接,在“以小见大”的过程中促成学生的深度思考。学生家长单一且形式化的纪律约束,不仅容易加剧学生的焦虑情绪,还可能让私人空间中的亲子关系变得紧张。家长应对孩子所学课程内容保持好奇心,以平等对话姿态引导孩子对所学内容积极发表见解,充分利用好私人空间中的互动,在助力孩子成长的同时维系好亲子关系。

既然身体无法共处一个教室的“场”,那么去思考分处不同物理空间的优劣,进入到学生各自鲜活的生活空间,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不仅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生生

学生是否如期达到培养的目标。虚拟会议室中同样规格大小的头像在教师看来是整齐划一的,教师很少有时间去了解头像背后处在形形色色生活空间中的鲜活的个体。有些教师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学生所处的生活空间“无能为力”。

诚然,改变学生所处的生活空间不是教师的工作,但是理解这种身体所处环境的差异,并将之与教学过程结合起来,是提升线上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种线下教学的状态。然而,这种思路可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即便有虚拟现实技术的辅助,我们的身体依然无法像线下授课那样,同处一个空间。诚然,线上教学的确是因面对面教学的无法实现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但这也应该成为授课模式朝着“单向度”倒退的借口。“教以成人”是教育教学的原点旨归,也是线上教学的基本遵循。学校和教师应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课程设计中嵌入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借助技术开启多样化的在线互动方式,如何在教学中在吸收课程知识的同时强化自我表达、发展个性。除此之外,还要思考学生群体的整体式进步,推进教学关系和教学共同体的建设,深化“群体成人”的方式。

之间的互动,增进彼此的感情,更有可能达到线下教学不可能达到的效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打开自己的摄像头,在尊重隐私和自愿的前提下,展现其周边的生活世界。在课程实践环节鼓励学生拿着手机进入社区,去介绍他们所处的空间,解决他们空间中面临的问题。大学的网课,班级中有留学生身在海外,国内的学生也身处不同的城市,这种乡土性和世界性的融合是线下教学永远无法做到的。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增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将课本的理论与现实世界进行了连接,而且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情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林升栋系该院教授)

◎特色课程

地方院校作为区域文化中心,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创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构建地方院校非遗文化传承体系,是大学文化构建的根基,也是增强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非遗传承深化大学文化建设

韩晓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搜集整理中国的非遗,并做好弘扬和传承工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欣赏文化多样性,发现非遗中凝结的民族文化密码

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合称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称的“非遗”,指被各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作为非遗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及传统手工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称的“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及其他非遗。目前,中国有40多项非遗项目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非遗名录。

教育在非遗保护中扮演关键角色。非遗能够为教育项目提供相关的背景和教学方法,提高教育的相关性和质量,改善学习成果。在教育中融入非遗,有助于人们接受并欣赏文化的多样性,了解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提升教育的相关性。

地方院校作为区域文化中心,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创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构建地方院校非遗文化传承体系,是大学文化构建的根基,也是增强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以非遗传承创新为抓手,积极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文化和学生实践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对于提高大学文化建设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快高校内涵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非遗与美育、思政教育结合,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非遗传承保护融入大学生艺术实践教育体系建设,构建“非遗文化传承与美育、思政教育三结合,产学研用一体化保障”服务非遗文化传承的实践教育体系,将区域性非遗传承体系构建与非遗艺术人才培养体系有机统筹,推动区域性非遗传承、保护和创造性转化的深度融合,引导新时代大学生从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校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把其中蕴含的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融入立德树人各个环节。在艺术教育教学实践中,要将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相融合,创新思想政治课程,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理解遗产核心价值的新时代遗产保护人才。要依据开设的专业及学生特点,确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的总体教学目标与框架,充分吸收包括非遗文化、市场调研与商业运营、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在内的非遗项目作为课程重要素材,重点打造一批非遗精品课程;要将非遗传承与美育、红色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融为一体,举办非遗进校园展览与展示活动,鼓励学生将原创意识与创新思维融入课程和活动,赋予其新的艺术内涵。

通过实践,实现非遗文化艺术与大学美育教学相结合,丰富非遗课程和美育课程的思政元素,推动非遗传承团队、美育教学团队、课程思政团队三方协同育人,不断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程度,着力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的自觉。

坚持多维交叉融合联动,丰富大学文化建设内涵

2020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探索文化自信在高校中的路径是新时代青年工作和大学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必须从多维度出发,坚持以挖掘本地非遗资源为重点,着眼于创新性、原真性、活态化的“原境重构”,积极搭建高校与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密切结合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着力解决非遗传承保护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能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的重要力量。

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要充分利本土的文化资源。将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动非遗保护开发与优化非遗艺术人才培养机制有机联动。一是深度挖掘校地联动。要坚持非遗地市联动发展模式,围绕墙绘、戏曲、民俗、建筑等方面深度参与地方特色非遗的挖掘工作,以非遗促发展,以非遗兴教育。二是明确方向促进学科专业联动。整合艺术理论、音乐、舞蹈、美术、艺术设计、书法、影视与戏剧等多学科,形成联动机制,在非遗的传承教育中走出新路。三是内容开发促进资源联动。结合区域“原真性”非遗资源,开设非遗文化艺术专项课程,开发大、中、小学一体化的非遗教材。四是课堂开放促进渠道联动。建设非遗文化传承理论小课堂、基地大课堂,在教学内容中将理论知识与活态化技能、技艺培养相结合,让传承人走进课堂,将学生带进传承地。开设非遗文化艺术课程网络云课堂,在教学手段上将新技术“原境重构”展示与活态化的现场演练相结合,让学生充分体验、感受处于活态化、原真性的非遗魅力。五是师资共享促进讲台、舞台、赛台、舞台一体联动。推行不同学科背景教师走课、观摩、体验等系列活动,在艺术门类相关二级院系开设非遗艺术类专项课程,搭建非遗美术画展、中国锣鼓演出进入音乐会等各类舞台。通过与非遗传承人共建工作室、聘任课程指导教师、共建非遗保护实践基地、设立共创保护项目等形式,将非遗传承人人才培养体系。六是社会服务促进项目联动。通过举办非遗传承人研培项目,为立志从事非遗开发保护或相关行业产业的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创新创业机会,积极为非遗保护积蓄力量,开拓多种途径,丰富大学文化建设内涵。

保障非遗传承创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保障非遗传承创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促进非遗传承进校园,讲好中国故事,探寻适合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实现路径,着力提高大学文化建设质量,是地方高校的重要任务。

非遗传承的主要目标,是要继承非遗的核心基因,保持非遗项目的原真性和活态传承,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升华。高校应从基地平台建设、团队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强教学科研力量建设,结合学科建设和“新文科”建设推动非遗传承保护专业化持续开展,着力解决实践中非遗机械性、表征性继承的问题,促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是以教学为基础,巩固基础非遗文化艺术理论知识,建设非遗博物馆。二是以科研为抓手,在巩固教学知识和非遗艺术文化技能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三是推进合作服务,与科研院所、产业基地、文旅部门等合作成立非遗产业研发基地,探索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

把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科研优势,加强非遗保护校地合作、探索非遗文化产学研合作新模式,激发对非遗研究的联动创新,讲好非遗故事,弘扬非遗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力度,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让文化自信成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微教研

教孩子拥有生命自觉

施懿

在青少年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生命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种帮助孩子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创造生命价值的教育活动,是孩子树立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必修课。在生命教育概念引入我国的近20年间,理论研究不断涌现,各地学校纷纷开展试点教育,但囿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中的生命教育仍步履维艰。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父母打破思想窠臼,自觉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落实家庭中的生命教育,帮助孩子塑造健康向上的生命观。

相较于学校中的生命教育系统课程,家庭中的生命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性:一是针对性。教师在课堂中建构生命教育情境时需要充分考虑学生,选用班级中大部分学生都了解的例子,而父母选择家庭这一小集体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情境展开教育,能够更好地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让生命教育知识入脑入心。二是长期性。目前学校中的生命教育主要在班会课、道德与法治课和队队活动中实施,而父母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全过程中都能够推进生命教育。三是示范性。在生命教育领域,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一个家庭经历生命的诞生、成长与消亡时,孩子能够深度参与生命教育全过程,并从中接受生命观教育。这三个特性决定了家庭教育是孩子生命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国的家庭教育现状不容乐观。笔者在“小学阶段开展生命教

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发放了近10000份问卷对家庭生命教育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少数父母与孩子联系不紧密,无法建立有效沟通环境,较为严肃的生命教育话题更是无从谈起。在与孩子积极对话的家庭中,多数父母刻意避谈讨论生死,曾用“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只是离开了”等委婉的表达替代死亡一词。在讨论生命教育的家庭中,多数父母着眼于安全教育,只有少数父母较为深入地谈论过生与死的意义。讳言死亡的传统观念困住了家庭中生命教育的脚步,而父母自身缺乏生命教育素养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在教育子女时,父母首先应当明确自己生命的意义与内涵,能够理智地面对生命的诞生、成长与消亡,再选择合适的话题与恰当的方式推进孩子的生命教育。

落实家庭中的生命教育,关键在于循序渐进。第一步,正确认识生命。在孩子从前运算阶段向具体运算阶段转变时(约5—8岁),父母应有意识地将“我们是有生命的”“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每个人只有一条生命”等观点教给孩子。第二步,充分尊重生命,在孩子进入具体运算阶段后(约8—12岁),父母应开始培养孩子对他人的生命尊重以及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令孩子明白“每个人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第三步,理解生命价值,让孩子从具体运算阶段向形式运算阶段转变起(约10岁以后),父母应持续引导孩子理解并尝试创

造生命价值,结合时事新闻或生活经历,与孩子讨论不同人的生命意义,使孩子充分思考“如何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并鼓励他们从小事开始实践。需要注意的是,科学的生命教育贯穿孩子成长始终,三个步骤间彼此促进。例如,创造生命价值建立在正确认识并充分尊重生命的基础上,而在创造的过程中,原有的认知图式必然发生同化与顺应,对生命的态度亦将变化。因此,随着孩子心智水平的不断成熟,父母在阶段性开展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应做到温故知新,积极引导孩子感悟生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在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死亡”这一概念作为有限生命的终点是必须学习、讨论和理解的,而认识发生在身边的死亡是生命教育的起始性、关键性环节。从文化传承角度出发,丧葬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流传至今的礼俗经历了许多简化与改革,但仍保留着中华民族对“仁义孝悌”的要求与重视。只有亲身观察体会,孩子才能从喉哽咽与泪水中懂得“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了解对生命消亡的礼节,学习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的道德。因此,当身边的生命消逝,父母不必在孩子面前刻意收敛情绪,更不必将孩子“藏起来”,而应与孩子共同面对。结合孩子的认知水平,父母应以适当的方式为孩子解释死亡带来的痛苦、悲伤与解脱,并清楚揭示生命有长短的道理,同时用温暖的怀抱给予孩子足够的勇气。